

改革大视野丛书

虚幻的灵光

——中国历史上空想资本主义现象透视

XUHUAN DE LINGGUANG

丁青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虚 幻 的 灵 光

——中国历史上空想资本主义现象透视

丁 青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2 号

虚幻的灵光

——中国历史上空想资本主义现象透视

丁 青 著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迁安县印刷厂印刷

※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45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639-0370-4/D·33

定价：5.20元

DD/00/17

《改革大视野》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姚 望	周 英	刘 伟
		王海平	米裕民	
常务副主编		鲁 勇		
副 主 编		陈喜庆	刘亚军	肖 培
		张效廉	田科武	
编	委	古越仁	佟丽鹃	郭宏滨
		杨小平	张学军	

编者献辞

1978年，当凤阳花鼓在神州大地再度响起的时候，经历了十年动乱和两年徘徊时期的中国，走出了“左”的思想禁锢，扬起了改革开放的风帆。

14年后的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南巡重要谈话；之后，党的十四大在北京胜利召开，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华大地再度涌起了一股改革开放的热潮。小平南巡谈话和十四大启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踏上新的征程。

“不改革，勿宁死”。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改革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社会潮流之一。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发端于本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经过十几年的艰难探索，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回首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展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盲目乐观。

改革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改革运动。没有深刻的思想解放作为先导，改革最终会半途而废。因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我们面临的永久课题。改革者必须敢于迎击来自思想保守者的挑战。

改革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变革，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以因循，没有固定的法则可以遵从。因而，我们必须拿出勇气，摸着石头过河，勇敢地往前闯，在大胆的尝试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方法和规律。任何怯懦都有可能贻误我们的发展时机。

改革是一个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不破不立，有破有立，这是改革的辩证法。可以想象，在旧秩序和新秩序、旧体制和新体制之间，局部地会滋长出混乱和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敢于直面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并拿出最大的魄力为之寻找根治的良方。

.....

倡导思想解放，阐释改革大政，解析改革方略，透视改革热点，解剖改革难题，鼓舞改革士气……这是我们编辑《改革大视野》的初衷。

本丛书切中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切中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切中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切中改革中的焦点问题。同时，《改革大视野》将为读者理解和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提供一个新视角、大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及改革出现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提供的视角可能不够全面，立论也有可能失之偏颇。在此，敬请广大读者鉴谅。

谨以《改革大视野》丛书献给关心、支持改革，关心中国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青年朋友！

《改革大视野》丛书编委会

1993年5月

前 言

200 多年前，生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的清人李汝珍，曾留下一部传世之作——《镜花缘》。在书中，李汝珍以犀利的笔触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向人们描绘了一个寄托着个人社会理想的“君子国”。然而，“桃花流水杳然去，朗月清风到处游”，正如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所虚构的“镜花冢”和“水月村”一样，一切都是子虚乌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君子国”。今天在这里提及此事，并不是想议论李汝珍其人其作，而只想借此说明，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想、幻想，都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头来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每个新的时代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的可能，但发展的机遇对于每个国家或民族却不是均等的。当东方巨人——中国还沉睡在封建社会的枷锁之中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欧许多国家已借工业革命的车轮迅疾行驶在资本主义的旅程上了。就在清人李汝珍生活的同一时代，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们，已经开始用批判的目光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利弊，并以美好和正义的信念来描绘一个远远高于“君子国”的新社会蓝图了。相比

之下，中国的思想家们对于在另一条轨道上前行的西方文明却知之不多。由于种种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当时的大多数中国学子还只能是隔着欧亚大陆广阔的地域，略微地感觉到一些资本主义世界吹来的阵阵海风。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曾几何时，伴随西方文明的崛起，中国在世界性的竞争中每况愈下。世界文明的轴心已不在东方，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了使中华古国摆脱困境，为了与列强并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以新奇的目光注意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并幻想将其全部移植到自己的国土上；另有一些办实业的官僚也曾试图搭乘西方工业文明的方舟，以使祖上的基业安然渡过乱世苦海；有多少祈祷和平安康的孺弱心灵中凭添了美化后的西方偶像；有多少壮怀激烈的报国赤子天真地认为拾到了重振中华的济世良方。近代世界的历史不断地为中国人提供着资本主义强国兴邦的参照系，然而，铁的事实又多次使中华民族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挟带而来的血雨腥风。在漫长封建社会的道路上再也无法前进的中国人，站在了选择自己民族命运的岔路口上。中国将向何处去？一批志士仁人在苦心寻找着答案。虚幻的灵光出现了，不少人从华夏文明普照乾坤的旧梦中醒来，又坠入了要以资本主义重振国威的新梦。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史，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拯救民族危亡、实现资本主义梦想而不断探索的奋斗史。在百年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从“放眼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师效”西方借以自强的主张，到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太平天国洪秀全、洪仁玕建设“新天、新地、新世界”、“与番人并雄”的抱负，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革首创者容闳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

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方案；从康有为《大同书》中所幻想的“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理想，到梁启超《变法通议》和谭嗣同《仁学》中改造中国封建制度的大胆要求，再到孙中山高举“反满”和“革命”的大旗，掀起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多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使落后的中国摆脱贫穷黑暗，为了使中国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富国兴邦之路，而潜心译著，遍查经典；而传播西学，仿效外国；而“奋戈饮弹，碎肉喋血”……梦里寻它千百度，但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强国梦，给中国人带来的却不是繁荣富强，而是山河依旧。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师而法之，比而齐之，驾而上之”的雄心壮志，淹没在中国大地日益加深的灾难之中。资本主义的太阳最终没有升起在近代中国。

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独立走上资本主义的富强之路。“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的动力。”^①新老帝国主义者正是用本国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铸成了“发达”和“文明”。回顾历史，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角逐赛中，帝国主义列强曾不止一次地以武装干涉和经济掠夺的手段迅速占领了有利的国际市场，使机会的天平倾向西方，从而封杀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资本主义国家沿资本主义跑道发展或迅速发展的可能。而在残酷竞争中的胜利者，是不会被失败者的哀求和乞怜所感化的，它们的本性只会促使它们更加凶残地扑向还未清醒的失败者，直至将其彻底地变成吞食的对象。在近代中国急需发展资本主义之时，资本主义在世界现实中的“神话”接连破产，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

义时代的西方列强，又用残酷的现实打碎了中国人实现资本主义的梦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落后的封建制度，是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有时也会突破社会渐进性的法则，而以一种新的跳跃的形式来体现自身的特殊性，这样，中国也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① 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这艘巨轮就注定要顺应历史的潮流，而行驶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另一条光明的航道上。这并不是历史的某种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历史发展的铁律不允许人们作违背现实的选择。

“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② 同样，科学的理想最终可以化为现实，而实现不了的空想却永远只能是空想。

作者 1993 年 10 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38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76 页。

目 录

编者献辞

前 言

第一章 告别昨日辉煌	(1)
一、潮起潮落	(1)
二、挟风带火的冲击	(10)
第二章 找寻新的星座	(21)
一、睁眼看世界	(21)
二、海市蜃楼中的“天国理想”	(32)
第三章 西方情结	(42)
一、西洋镜新用	(42)
二、昙花一现“维新梦”	(55)
三、沉没的“诺亚方舟”	(67)
第四章 橘生淮北则为枳	(75)
一、“革命”欲何求	(75)
二、风暴过后的困惑	(87)
三、难酬“共和”志	(97)
第五章 举步维艰	(107)
一、民族资本的悲剧	(107)

二、殖民地制度下的寄生奴仆.....	(122)
第六章 中国将向何处去.....	(138)
一、迷惘与探索.....	(138)
二、“全盘西化”溯源	(154)
三、“光明的路”与“黑暗的路”	(170)
尾 声.....	(187)
后 记.....	(203)

第一章

告别昨日辉煌

一、潮起潮落

早在几千年前，一片幅员辽阔的大陆，孕育滋养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诚然，中国古文化系统与所谓的“东地中海文明区”有着显著的不同。但是，在中国版图的东部和南部，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日夜奔腾的大海，犹如维系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关系的纽带，使中国古代文明在一个并不是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富容量的国度，古代中国人既有“天下之宝，一为我用”^①的明智；也有“中国失礼，求之四

^① 《管子》。

夷”^①的坦然。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曾多次大踏步地奔向四海外域，凭借开放因子的作用，为本民族文化的熔炉融合进异域文化的元素。

自秦汉以来，处于稳步上升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外御强敌，内建功业，拥有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并且通过欧亚内陆交通路线和南海航路，与西亚、南亚各国进行着不断的接触和往来。《汉书·地理志》曾记载了汉武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的海上交通联系；而秦朝时秦始皇遣徐福发童男童女三千人入海求仙人的壮举也是尽人皆知。在汉唐之际，古代中国更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与西域的数十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和文化交往关系，不仅引进了异国他乡的丰富商品，也把亚欧大陆西部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输入了中原。大量的航海史料表明，古代中国确实是一个开放的国度。在海上，从汉末三国时期起，中国的远洋帆船就已通航阿拉伯海和亚丁湾，与中亚及东南亚各国进行着海上信使和载货商船的往来。13至14世纪前后，南印度洋至中国沿海的海上航运业几乎被中国的远洋帆船所垄断。当时的大型中国海船每条可载上千名水手，高扯12张大帆，其运载能力是相当可观的。据史料上记载，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朝廷为了进一步开展海外官方贸易，彻底堵塞海上的走私贸易，下令制造了“其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载重1500吨左右的“宝船”；而直到15世纪中叶，以航运极其发达著称的威尼斯制造的商船，最大吨位才不过1200吨，到16世纪；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的商船和战舰，最大吨位也没有超过这个等级。可见，中国“宝

^① 陈寿：《魏书·东夷传》，《三国志》卷三十。

船”在当时是堪称世界一流的，由此也可证明古代中国航运造船业之发达。郑和、王景弘等人正是率领由多条“宝船”组成的庞大的船队，历时 28 年，进行了七次远航，驶抵 30 多个国家，最远还到达了伊斯兰教的胜地——麦加以及非洲的东海岸。

郑和七下西洋，拓展了中国与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一方面将东方古老智慧的花种遍撒西洋，一方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使节和客商来华，更使海外资金源源流进了中国市场。郑和船队规模空前的壮举，比哥伦布和达·伽马等人的远航早了半个多世纪，其船队阵容之大也比他们略胜几筹。郑和船队的七次远航，以及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的《郑和航海图》，足以向世界证明，500 多年前中国人走向海外的雄心和实力，令西方许多国家所望尘莫及。

古代中国的开放，一方面有雄厚国力的支撑，一方面也是受着使泱泱大国“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目的的驱使。因此，由封建国家政权直接组织的外交、外贸活动，有着明显的居高临下、向海外各国“布德施惠”的倾向。当年，明成祖就曾力主对外采取怀柔政策，认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①这番话很能体现那种自居优势、输出文明、臣服四方的心态。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从与海外进行贸易的经济收益看，一般来讲，赢利也很可观，所以，官方和民间都不愿意轻易地割断海上贸易这一财源。非但如此，每当社会的经济文化处在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时，民间的对外交流和往

^① 《明成祖实录》。

来还会进一步扩大与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纵观中国历史上诸如法显西行、玄奘取经、鉴真东渡之类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往往都是在对外进行商业交往的基础上实现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经济繁荣后，科技艺术和精神文化等等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当然，历史事实证明，封建保守势力是绝不会让危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对外贸易等活动自由发展的，事实也告诉人们，当一个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们对外进行商品交换的活动，也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经济现象。

古代中国人在并非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虽然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但是，由于其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把对外开放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地结合在一起。应该看到，全面的对外开放是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一个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在一个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的国家中，商品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并且始终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敌视。在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对固有的封建关系起根本性的分解和破坏作用，而只能暂时寄生于封建生产方式之中。因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具有商品经济特点的对外开放活动就如同商品经济本身一样，是不会得以充分发展的，更不会始终一贯地进行。这一点只有在比封建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才有可能实现。

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在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与竞走中，中西方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较量，结局是富有戏剧性的，也是无情的。在 16 世纪以前落后于东方、落后

于中国的西方,借助资本主义的巨大推动力迅速地崛起了,在世界近代文明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而在16世纪以前曾遥遥领先于西方的中国,却在其沉重的封建枷锁的羁绊下,裹足不前。

曾有一本英国人编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在说明中这样写道:“西欧在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缘,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其实,即使是处于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西欧各国,其国力也是赶不上同一时代但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的。然而,资本主义作为高于封建制度的新的生产关系,它必然会在相应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使生产力能有更快速的发展。15世纪,特别是16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迅速地给西欧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变化,跃入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新天地里的西欧各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可是,就在西欧各国“资产阶级财富发展到同旧的封建关系不相容的阶段”^①时,处于明清之际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却仍是相当稳定的,宁静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的田园,护卫着坚固的封建堤坝,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封建制会出现象西欧那样的解体。但是事实上,因袭了两千多年的旧的封建体制,已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死气沉沉,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同其所容纳的旧式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尖锐和复杂了。时代在呼唤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古老肌体需要注入新的活力。

就在明清之际,当封建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一股商品经济的潜流却开始缓慢地在封建体制的河床中悄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29页。